



言偃

叙曰聖人存神君子變俗久矣夫聖賢不係於世也
也句吳本夷蠻荒服太史公曰中國之虞與荆蠻句
吳兄弟也自太伯讓義開基季子以閔覽博物觀化
上國已乃言游氏振起俗習踰江蹈淮受業洙泗褒
然顯名文學蓋三江震澤儲靈滙粹挺秀於人文而
南國禮樂文章爭輝齊魯自今伊始舊染夷德斯不
亦丕變美乎夫楚學始於陳良蜀學始於文翁皆後
孔子時獨言游從孔氏為吳學倡理學開先厥功懋
矣噫微斯人其誰為百世師哉

家語言姬吳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文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史記言姬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

用牛刀子游曰云云孔子以子游習於文學古史同

漢書古今人表子游智人上下等

乙酉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言姬生於吳

己亥周敬王十八年魯定公八年子游十五歲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真西山曰記曰養可能也敬為難孔子以至輕喻至重深警世之以養為孝者

子游問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處內若是

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檀弓

陳氏賜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禫蓋三年之喪久矣故祥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蓋三年之喪久矣故祥月而禫者以義斷恩也期之喪近矣故間月而禫者以恩伸義也記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由此觀之獻子則過乎此矣夫子過哀於母姊之喪孔子皆非之獻子過禮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為得禮也特稱其加諸人一等而已

壬寅周敬王二十一年魯定公十一年子游十八歲

孔子遊觀之上喟然而嘆言游侍曰夫子何嘆也言

少孔子三十五歲孔子為司
冠之年偃年蓋十有八矣
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

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語備載 聖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歛舉者出戶袒且投其冠括

髮子游曰知禮

方氏曰知禮所以甚言其不知禮也投冠括髮宜在未舉出戶之前

子游問曰諸侯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

也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

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

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

之法也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公弗忍

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為

也
古本 家語

魯子問孝 公作昭公

揚慈湖曰魯之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而小記之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是為慈母有服子夏傳喪服

曰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

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

其身如母死則喪之 如母貴父之命也

癸亥 周敬王二十二年
魯定公十二年 子游十九歲

孔子去魯適衛子游嘗從夫子適衛與衛將軍文子
闡相友善使之學於孔子

巳酉 周敬王二十八年
魯哀公三年 子游二十五歲

桓子之喪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曰禮乎孔子不
荅他日又問孔子云云

戊庚

周敬王二十九年魯哀公四年子游二十六歲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曰既服練服可以
除衰乎子曰云云

子壬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子游二十八歲

子游從阮陳蔡

孔子禮不習則以子游侍曰吾以子自厲也

郊乙

周敬王三十四年魯哀公九年子游三十一歲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歛經而往子游

弔焉主人既小歛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

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詳見聖蹟

孔氏曰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經今主人始
小歛未成服而已使出著經朋友有緦之恩隨主人
變如五服親也此與前
子游孤喪弔朋友同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

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並用之示民疑

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

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子游問於孔子

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

之不智而不可為也凡為明器者知喪道也備物而

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龔簋其用明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丁巳

周敬王三十六年

魯哀公十一年

子游三十三歲

孔子反魯

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子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云云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西山真氏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知澹臺之賢一邑之宰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王素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司馬光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譽之風息矣

戊午

周敬王三十七年

魯哀公十二年

子游三十四歲

是年孔子定禮樂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馬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君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

孫臏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

夫子子曰否立孫檀弓

鄭氏曰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立弟衍殷禮孔子曰立孫周禮

按子服伯子蓋仲孫蒧之玄孫蒧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景是謚伯是字

子游問喪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

齊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

人豈有非之者哉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今人

或有偶是無益於喪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

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家語禮記同

淮南子曰紂為象箸而箕子啼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故聖人見霜而知冰

庚申 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子游三十六歲

西狩獲麟

子鉏商采薪獲獸折其前左足衆莫之識夫子曰今

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高柴曰若求之其必麟乎言

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

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

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謂來哉遂泣曰予

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

憂孔子業

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子游三十八歲

夏四月孔子卒

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

乙丑周敬王四十四年魯哀公十九年子游四十一歲

他日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一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云之从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固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

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愠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謂之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篋娶為使人勿惡也始死醢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檀弓

楊氏曰此謂他人則可謂其子則不可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人雖至不肖其喪親也哀痛畧同而子游曰斯惡之誣矣夫人皆有至孝之情而子游誣之以為死而惡之是奚可設篋娶所以飾也為使他人之勿惡猶之可也若夫絞衾所以愛之非為他人而設行人子哀痛忠愛之心而已矣

小歛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歛斯席矣

小歛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檀弓

嚴陵方氏曰萬物生於東而死於北小歛之奠在東方則孝子未忍死其親之意也

司士賁音奔告於子游曰請襲於沐子游曰諾縣子聞

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叔氏子游字

陳氏澹曰禮始死廢沐而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沐襲者歛之以衣也沐浴之後商祝襲祭服祿衣蓋布於沐上也歛舍之後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襲於沐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於地則襲矣司士知禮而請於子游子游不稱禮而答之以諾所以起縣子之議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雜記

衛司寇惠子之喪嫡子虎不得立子游為之麻衰壯

麻經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

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退而就諸臣

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

立曰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檀弓

長樂陳氏曰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竟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幾

之欲其明適庶之分司寇惠子廢嫡無異公儀仲子舍孫子游於惠子相友無異檀弓於公儀仲子檀弓

譏仲子服免而已趨就門右而已子游譏惠子服不以竟而麻衰壯麻經趨不就門右而就諸臣之位又

檀弓譏見於言子游之譏無言者蓋檀弓以仲子無貧兄弟非可追而正之故服止於免趨止於門於景

伯而示之以言姑以正法而已子游以惠子兄弟有文子者可以追而正之故重為之服甲為之趨示之

以無言使之自訟而改馬既而文子果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事異則禮異哉

按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彌年是木之字及惠叔蘭蘭生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

丁卯 周元王二年 魯哀公二十一年 子游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按衛悼公之世智伯欲襲衛以文子破其謀而止衛國粗安皆文子之功疑文子之喪必在此時長樂陳氏曰喪已除而弔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以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文子於其非喪非無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曰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以為善中乎亡於禮者之禮則善矣

申田 周貞定王 魯悼公十一年 子游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詳見有若考

子游在聖門號為習禮故特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為教邑人皆弦歌稱思至今後封為吳公

贊曰

道義正已 文學擅科 為宰武城 聊以弦歌

割雞之試 牛刀謂何 前言戲爾 博約則多

又

魯堂登科 觀奧將聖 武城之小 可以觀政

澹臺之舉 行不由徑 追進上公 素風愈盛

子夏

叙曰漢徐方稱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信斯言也子夏乃馬鄭之流作備章句者耳羽翼聖道何有焉今考子夏傳易序詩記禮喪服口授春秋微旨當時聖門高弟留心經典獨子夏氏而已耳退老西河教授石室敷暢厥旨為世儒宗斯其獨擅文學之長歟惜哉田子方學流莊周魏文侯功愧五伯世以賤儒譏之不知源遠而未分不能保其往亦勢然也夫子曰女為君子儒此商之所以為商也歟家語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誦

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史記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云云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云云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漢書古今人表子夏智人上下等古史與史記同

甲午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三年卜商生於衛
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子夏十五歲是年秋衛靈公卒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為亂

輔氏曰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

衛靈公使人召勇士公孫悃道遭行人卜商子夏曰微悃而勇若悃者可乎御者曰可即載與來君廷先生上趨召公孫悃至入門杖劍疾呼君令納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朝服行人將以頸血賤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東至阿遭齊君重鞞吾君單鞞而坐我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一鞞而去

之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圍中於是兩
寇有逐我拔矛下格而還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
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教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
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
貴也若夫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
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衆之所誅錮也夫何論
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
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韓詩外傳
按此子夏
少年時事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
為人也甚怯略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
者故能久也乃止古本家語此亦子夏少年時事
夫子謂商也不及疑亦指此

配 周敬王二十八年魯哀公三年 子夏十六歲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

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
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
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何謂五至子曰志
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
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
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
而聞志氣塞乎天地行之充乎四海此之謂五至何
謂三無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
三無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
之樂也威儀逮逮詩作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

有喪扶伏詩作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

猶有五起焉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

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

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

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謂三無私

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子夏蹶然而

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

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

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皇氏曰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

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葬畢始致事記曰君

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陳澧曰臣

喪君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也雖君有命而不忍違離喪次是不可奪其喪親之孝也子夏

曰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

者魯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

弗知也

按伯禽封魯征徐戎時周公尤在此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

吳氏澄曰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鎮遏東方元年征徐戎蓋此

時王室危急伯禽雖有私喪不敢辭避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為之服禮與孔
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上之為公臣曰所與游辟
也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
為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右本家語

子夏問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
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
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
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
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宜鄭氏曰仁者不阨人

子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子夏十九歲

子夏從阨陳蔡詳見聖蹟

子曰商也知君之為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
魚猶為水也子曰商知之矣

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子夏二十四歲是年孔子自衛反魯

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
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
謂不險矣

康子問於敬姜曰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
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
舅姑謂之不幸婦學於舅姑者也從外紀

戊午 周敬王三十七年 魯哀公十二年 子夏二十五歲

子夏讀書既畢夫子曰子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作壞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吾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衷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 子孔叢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鍾鼓樂之 韓詩外傳

子夏問日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子曰昔者成王立幼未能蒞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君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尊而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得而後國治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於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古本家語子夏問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則盡其情矣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為也毀瘠而死者君子謂之無子則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子夏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苦枕干

方氏曰寢

苦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常以戎事自防

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

不反兵而闞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

之共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問曰請問君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問周禮有復讐事何也程子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讐而義者可以無罪矣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辟讐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之避也

問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行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

陳澧曰君母君妻雖皆服齊衰不杖菴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其自處則如此也

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

矣哉家語

申庚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子夏二十七歲

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說苑

容齊曰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

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

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於斯矣公羊高嘗

受之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方上

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子夏二十九歲

夏四月孔子卒

子夏議所服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

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謂之曰聖人之葬

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詳見聖蹟

丑乙周敬王四十四年魯哀公十九年子夏三十二歲

他日子夏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

不可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

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

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

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疇舜學乎務成跗禹

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

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子學乎老聃此十一

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

乎後世者也新序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

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

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今之齊衰狄儀

之問也檀弓鄭氏

張子曰同母異父之昆弟服齊衰與親兄弟之服同是知母而不知父如此無分別乃禽獸之道也或謂大功亦太過以

嚴陵方氏曰禮異父亦謂之繼父繼父同居則服期馬服其父以期則其子相為服以大功乃其稱也而

子夏遂以魯人之事告秋儀使之行齊衰不亦異乎

吳氏澄曰子夏固失矣子游亦未為得也張子酌今人情以為可服小功游氏隼古禮制以為不當有服

後之知禮者詳焉按禮繼父同居有子者服齊衰三月王肅乃云其子降繼父齊衰一等故服大功是以

繼父齊衰之服為期服也張融既駁其非矣而方氏又襲其誤以為繼父服期何哉

乙未

周貞定王二十三年

衛敬公五年

子夏六十二歲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

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

一也喪爾親使民有未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

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

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檀弓曾子時六十歲

方氏曰子夏不尊於師而尊於已不隆於親而隆於子猶以為無罪此曾子所以怒之也

子夏家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

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

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首子

後門守門之人至賤者言柳下惠衣之敝惡與後門者同時人無疑惟也

己亥周貞定王二十七年晉哀公五年子夏六十六歲

子夏辨亥豕之訛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伐秦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侂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於是衛人皆稱子夏為聖

丙辰周威烈王元年魏桓子卒孫斯嗣後為文侯子夏八十二歲

子夏居河西教授為魏文侯師

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

以廣絃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荀卿曰鄭衛之音使人心淫舞韶歌武使人心莊

陳氏暘曰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魏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

對之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

又曰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亦可以語上以上語之則倦而不樂以下語之則樂而不倦故魏武之於徐無

鬼聞詩書禮樂則未嘗放齒聞相狗馬則大悅秦孝公之於商鞅聞帝王之道未嘗慨意聞伯道則前席是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古之下流皆然豈特魏文侯之於樂哉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至齊音敖譬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控楬壎箎此六者

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蕭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記

陳氏賜曰古者上農括土出金以為鍾上工磨石出玉以為磬鍾於五行為金五事為言五歲為氣五性

為義金則奏而為鏗鏘言則奏而為號令直其氣所以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聽其聲所以思武臣也磬於八音為石八卦為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別乾則其行剛健而不陷有別所以立辨不陷所以致死聽其聲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則靜好而音同出於絲絃聲嘒殺而哀潔靜而蕪依義以立志而已聽其聲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等笙蕭管發猛而其音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合有會集聚眾之道焉聽其聲所以思畜聚之臣也鼓為樂之君聲則卑者所馬聽鼓聲之聲所以思將帥之臣也蓋有死封疆之臣則外足以保疆場有志義之臣則內足以厲風俗有畜聚之臣其衆足以順治有勇武將帥之臣其威足以無敵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伯何也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簧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則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劉氏曰按括地志云喝泉山一名隱泉山其山崖壁立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隋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不商神祠今見在薛應旂曰按同州龍門之界蓋西河之士父老諸生猶能追言子夏授教時事石室學堂遺址雖以蕪沒而尚指之謂古先聖蹟當時之民疑於夫子又可想見已夫子夏以有若似聖人而西河則疑子夏於夫子要必有近似者在也非曾子誰能辨之噫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近似者斯可矣子夏至此孰謂其不進於君子儒乎

容齊隨筆曰魏侯以子夏為師按史記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九矣是時周敬王四十四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立侯為大夫二十二年為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數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何氏曰魏斯以威烈王元年嗣為大夫其行事見書傳往往用後來稱號如立幽王子止城少梁使其子

擊園繁龐使樂羊伐中山其子擊守中山皆稱文侯
所謂文侯以下子夏為師乃是其為大夫時不必泥
其為侯之時而
擬子夏之年也
按列子曰正其衣冠齊其貌色嗛然而終日不言
是子夏之賤儒也噫以子夏為賤儒其誕可知矣

贊曰

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侯師
不可後禮始可言詩假蓋小嫌聖亦不疵

又

詩運天地起予者商溫柔立教文學升堂
雅頌得所治亂攸章慶成嘉贈其道彌芳

顯孫師

叙曰昔荀卿刺子張為賤儒余謂荀卿原不識性豈
知儒哉夫丹漆不文寶珠不飾子張務在幾文飾矣
聖人之教自質直始蓋箴之也然恭寬五者於帝王
之道近之而尊美屏惡詳哉其言之也與王言示曾
子其義一矣所謂中人以上而語上豈不可哉及其
抗節僕夫語申祥庶幾自慰可謂論篤君子善始善
終也已公明儀志以殷士表質德也然儀後卒業曾
子可見子張平日推賢惟參而曾子齊衰往弔又有
以賢子張也聖賢交相成固如是哉

家語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
貌資質寬冲博接驩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
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史記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

禄子曰多聞闕疑云云禄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之

間因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云云

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云云在國

及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

漢書古今人表子張智人上下等台史與史同記

戊戌周敬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陳懷公三年顓孫師生於陳

子壬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子張十五歲

是年孔子自楚反至陳疑子張始從學故不與陳蔡之阨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子曰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

之而已又問子曰師爾以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

酬酢然後謂之禮乎以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鍾鼓然

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可樂之樂也聖人

力此二者以恭已南面是故天下大平也禮之所興

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聖人辨貴賤長

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

此塗出也家語

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曰如何子曰已
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犄不善勿
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
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
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
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
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君上者
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群僕
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正則百姓亂邇臣便
辟則群臣污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

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
以仁輔化如有死罪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
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入官之大統矣

古本
家語

問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有以異乎子曰古
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
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
乎本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矣

丁巳

周敬王三十六年

魯哀公
十一年

子張二十歲

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

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
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
其仁為大學之深

午戊

周敬王三十七年

魯哀公十二年

子張二十一歲

是年孔子定禮樂

子張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
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俵俵
乎其何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
子張問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堯為天子而有鰥在
下何也子曰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
如舜何子孔叢曰奠高山何也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

獸畜焉財用出焉興吐風雲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
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所以樂乎山也

問曰書曰若保赤子聽訟可以若此乎子曰可哉古
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
生乃刑之君子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惡
其人求所以殺之是反古之道也子孔叢

問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子曰十五許嫁
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績
組紉織紵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婦人之大功
也必十五以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乃能上

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孔叢子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

曰師問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

孔子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離下艮

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吉兆

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瑤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

也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故當作稽穎於孔子孔

子曰拜而後啟穎穎乎其順也啟穎而後拜頌乎其

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檀弓

吳氏澄曰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為三一曰拜先跪兩膝着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首與凡經傳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拜也二曰頓首乃俯其首下至於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首乃俯其首下至於地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稽穎即是稽首以其為凶禮故易稽首為稽穎以別於吉禮云耳凡喪之拜拜者先空手一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後稽穎九拜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手一拜則曰稽穎而後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末世重喪之拜亦如輕喪故夫子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也

辛酉 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子張二十四歲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成聲

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檀弓

程明道曰惟此言子張過于薄固難與並為仁矣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不見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

好士百舍重趵魚見切來見君七日而不禮君之好

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居室

雕文以象龍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

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

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而見君

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子張以告夫子子曰彼好夫

似士而非士者也申子

成壬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子張二十五歲

夏四月孔子卒

丑乙周敬王四十四年魯哀公子張二十八歲

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

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

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檀弓沾讀曰覘視也以後

孔氏曰昭子家婦人從男子同在主位西鄉

賓之男子及賓之婦人皆西鄉東鄉非也

方氏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故自死至葬男

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司徒敬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

日其庶幾乎檀弓

廣安游氏曰觀成王顧命則知成王所以學於周公
觀子張曾子之言則知曾子子張所以學於孔子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

士也

孔氏曰褚謂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渥士則
無褚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為褚不得為屋但似幕

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為之又於褚之四角畫蟻
蟬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於四隅此殷禮也士葬

歸也夫子聖人弟子尊之壘兼三代之禮公明儀
雖尊其師祇用殷法不虛不翼唯特加褚幕而已

陳氏曰厚孔子所以尊
道儉子張所以趨時也

子張死曾子有後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

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陳澧曰詳此意但以友意隆厚不容不往哭之
又不可釋服而往故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

劉子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
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以母喪赴弔必不然

也凡經中言失禮之事
不可盡信此亦可見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壁有兩子張海王

列子曰第佗其冠神禫其辭第佗其冠未詳神禫當
為中澹謂其言淡薄也

禹行而舜趨是子張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
威儀而已矣

按子張聖門高弟以
賤儒詆之謬妄甚矣
陶靖節曰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偽者子

張氏之所行也

雙峯饒氏曰子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薛應旂曰嘗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鄙家也學於孔子為天下名世蹟人以終其壽此猶未足憑也及觀曾子齊衰往哭則其所以惜之者當必有在矣豈謂其終不可並為仁哉

贊曰

念昔顓孫 商德與隣 學以干祿 問以書紳

叅前倚衡 忠信是遵 色取行違 作戒後人

又

堂堂張也 惟誰與隣 尊賢容衆 崇德依仁

入趨函丈 退而書紳 升中優贈 道與名新

聖門通考卷之十

